

记事本

酒仙湖上的碉堡

谢向东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我总是绕远。

在酒埠江下了高速,回老家祠堂前有两条路,到了岔岔路口,我总习惯方向盘往左打,拐上经过官田的那条路。

当然,这不是因为这条路地势低,一路贴着酒仙湖走,风景好,也不是因为沿途农家乐多,热闹。我绕远,只因为这条路穿过官田——小时候总想,到了官田,外婆家就到了;外婆家到了,就能看看酒仙湖上的碉堡了。

—

这座碉堡建于1932年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官田是湘东重镇,挨着莲花、茶陵。仗县苏区建立后,为围堵红军,国民党政府修了两座碉堡、几百米战壕,这碉堡就是那时留下的。1960年酒仙湖建成,碉堡便“泡”在湖里了。

传说说,碉堡四周死过不少人,阴气重,吓得大家不敢靠近,我们只敢站在几百米外远远“望”。它蹲在水里,像座沉默的黑塔,除了模糊的轮廓,什么也看不清。

碉堡,我“看”过很多次,但总觉得不够,老想站到对面的湖岸上,凑近了看个仔细——不为别的,只为能在伙伴面前“装逼”。

山里的孩子,村子就是他的全部天地,外婆家就是最远的远方。一把铁丝网弯的枪,一本卷边的小人书,甚至一个苹果,都是能向伙伴显摆的资本,享受那被围着、羡慕的目光。

那会儿,碉堡只在电影里见过,祠堂前的孩子很少见过实物。要是能近距离看看,知晓它的子丑寅卯,在伙伴们眼里就是见过世面的人,他们就会围着我,甚至巴结我,听我讲碉堡的故事——这可比有玩具枪、小人书带劲得多。

去外婆家不容易,得翻山越岭,还要“穿越”酒仙湖。一趟下来,像经历一次小小“长征”。

那时环湖公路还没修,“穿越”酒仙湖要靠“汽划子”摆渡。“汽划子”吨位小,走得慢,一路喘着粗气,像上了年纪的老人家。

去外婆家,妈妈总会带一个孩子,家里孩子多,带谁?妈妈先丢出一句话试探:“明日我去外婆屋,你们要记得把猪崽子喂饱哦。”

妈妈话里话外没指明带谁去,但又明白白白地点明了会带谁去:五姊妹中,我最小,我可喂不了猪呀。

姐姐们不死心,争着喊:“带我去!带我去!”胳膊举得老高,嗓门一个比一个大。可最后被妈妈牵着出门的,总是我。妈妈说:“他还小,离不得我。”

这样的理由粗暴得不讲道理。

起初姐姐们还争,后来彻底明白,她们学会了撇嘴,假装不在意,可等妈妈和我出了门,她们的眼睛就眨眨巴巴跟着我们背影,一直跟到路拐了弯。

二

赶“汽划子”,得先走七八里山路,路凹凸不平,曲曲弯弯,藏在山影里,凉飕飕的。我不怕走路,就怕两边黑林子里突然蹿出什么鬼怪。要是林子忽然响起枯木掉落声,也能吓得我惊叫。妈妈怕吓着我,一路紧紧牵着我的手,一刻不松。

到码头时,妈妈和我已气喘吁吁,还好,“汽划子”也才靠岸。

上船后,妈妈不让我在船头逗留。船头风高浪急,她总是不由分说地牵着我,穿过甲板上的熙熙人群,径直走进昏暗的船舱。

妈妈寻个位子静静坐下,我趴在她肩头,目光越过船舷,一眨不眨地凝望前方。

酒仙湖水面开阔,闪着墨绿色,像一块蓝底白花的夏布翻涌在很远。

妈妈的目光投得很远,深深的,像是要穿过这片浩渺的水,直接落到对岸的家。

“妈妈,看!碉堡……”

当那个灰黑、圆墩墩的轮廓从远处青山一角探出头来,我就手指前方,兴奋地喊起来。

碉堡是酒仙湖上的航标,也是官田的无字路牌。看见碉堡,官田就不远了;官田到了,外婆家就到了。

外婆家窝在官田的一个山坳里,叫双木冲。下了“汽划子”,爬个小山丘,再下一段长陡坡,走到第二户,那门楣矮矮,木色发黄的,就是外婆家。

双木冲就像它的名字,四面都是长满密树的,阳光只能从叶缝里漏下来。这里又小又静,左邻右舍共六户,稀稀拉拉撒在山坳里,鸡鸣狗吠传过来,都带着空荡荡的回音。

在这山坳里,出行十分不便,买油盐盐担这些平常事,都得攒到一起,再跑到山外镇上去。作为孩子,我不关心柴米油盐,只关心玩。

说到玩,外婆家比不过祠堂前。

祠堂前是个大村子,供销社、食品站、圩场都在这儿,卫生院、中学、农机站也离得不远。围着谢家祠堂,高高低低住着四五十户,二百多口人,细仔子尤其多,和我同辈的就有二十多个。你想想这村子,该是要多好玩有多好玩,要多热闹有多热闹。

一想到外婆家的冷清,我心里就矛盾:一方面很想跟妈妈去,另一方面又不想多待。心里仿佛有两个小人打架,一个喊去墨李姜糖,一个嚷“玩打仗”“踢盘子”,妈妈对我提得精准,出发前总跟我讲好:住两天,不能反悔,不能吵。

结果呢,往往住一天,我就开始吵着回家。尤其晚上,冷清、漆黑的双木冲更让我归心似箭。可隔山隔水的,哪能说回就回?我可不管,只管哭,只管闹。

这样的事多了,外婆见妈妈又带我来,劈头就是一句:“哎呀,你何事又带他来呀?”妈妈只能不好意思地苦笑,把我往身后藏了藏。

那天晚上,我那“回家”的闹剧又准时开演。先哼哼唧唧,继而号啕大哭,大家轮番上阵,都哄不好。舅舅连夜做了个弹弓放枕头边,没用。外婆吓唬我,说老鼠来了,咬我,我把头埋进被子,哭得更凶。

最后,常常是妈妈、外婆和我三个人都没法睡。舅舅让表姐妹哥哥们配合,把床板弄得“嘎吱”响,又发出类似野兽的低吼声。妈妈故意发狠说:“哎呀,老虎来了,莫作声……”我吓得屏住呼吸,把妈妈抱得死死的。可思来想去,那想家的蛮劲又上来了,蹬被子,扯妈妈头发,闹个不停。

忽然,妈妈像下了个大决心,贴着我脸说:“莫吵了,明天带你去看碉堡,走近看,让你看个仔细。”

这句话像一道魔咒,立马止住了我的哭闹。

三

妈妈没骗我,吃完早饭,她就攥着我出了门。翻过一道土坡,放眼一望,山脚下的酒仙湖笼在一片薄雾里,静静漾着波纹。

终于来到离碉堡只有十来米的湖岸,我挣开妈妈的手,又蹦又跳,眼睛直勾勾盯着碉堡,满脑子就一个念头:可算看真切了!

碉堡比我想的要大,像是从水里长出来的,下半截浸在湖水里,沾着碎渣;上半截是黑灰色墙头,露出几道裂痕,几根树藤稀稀拉拉爬在墙面,墙上的射击孔黑乎乎的,活像外婆深邃的小眼睛。

妈妈告诉我:“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在这里打了几次仗,好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碉堡的枪口下……你看,墙上那坑坑洼洼掉了皮的地方,就是子弹打的。”

“妈,那为啥不把它炸了呀?留着它干啥?它可害死了好多红军呀。”我仰起脸不解地问。

妈妈轻轻摸摸我的脸,认真地说:“这碉堡可不能炸,它洒满了红军战士的血,见证了咱们的胜利……是勇敢的丰碑,胜利的丰碑呢。”

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望着碉堡上那些深浅不一的枪痕,想起妈妈说的故事,不由自主挺直小身板,学着电影里潘冬子的样子,对着湖中碉堡,认认真真敬了一个礼。

风从湖面吹来,仿佛带来了红军战士们冲锋的身影:他们有的举着步枪,稳稳对准碉堡射击;有的拼尽全力,把手榴弹一颗颗投向碉堡;有的扛着炸药包,前俯前行,塞进碉堡缺口……这一幕幕清晰得像在眼前,就这样跟着风,深深映进了心里。

四

最后一次看碉堡,是1985年,我在攸县三中读高二。一个周末,我约上同学,从酒仙湖大坝乘“汽划子”去官田,特意带他看这旧迹。那时的碉堡早已不复旧貌,三分之二墙体坍塌,大片滑进深水,只剩下些嶙峋的乱石堆,半淹在浑浊的湖水里。

之后几年,湖水仍旧日复一日啃噬着碉堡残存的骨架。到1989年,最后那点痕迹,彻底沉入了幽深水底。

表哥告诉我碉堡坍塌的消息时,我已参加工作。听到这话那一刻,心里忍不住“咯噔”一下。毕竟,那座灰蒙蒙、沉默矗立的碉堡,曾装满我童年的遐思,深藏着对官田、对外婆一家的念兹在兹的依恋,更承载着对红军、对老一辈革命先烈的无限敬意。

虽然,碉堡永远沉进了酒仙湖深处,连像样的告别也没有,但它深深刻进我脑海里,与那些伴随我成长的遐思、幻想一起,立成了一道永不坍塌的风景。

小小说

长脚的预制板

唐定伟

快,搀扶及时,男人恐怕会当场瘫软在地。

对……对不起,虎大王,我家房子要倒了,想盖几间小楼房,买板不起,男人有些结结巴巴。

男人这么一讲,虎大王更加来气,买不起就偷,什么逻辑?你讲,怎么处理?送派出所,让你坐班房!

别,我求你啦,千万别报派出所!我不能去坐班房。我进去了,老婆孩子没法活。要不我把板给你背回来吧,男人满脸央求。

噢,不说把板背回来,我倒是忘了,你的同伙在哪?

我没同伙,就我和我坐客两个人。

不老实,骗人的鬼话,两个人怎么把板背走,你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,成心想坐班房呀!

虎大王,真没说实话,就是我们两口子。男人满脸忠诚地回答。

虎大王一惊,自己力气大,也就能搬重三百斤的东西。虽说小板没大板重,放在缸里腌着,待到过年团圆饭和正月待客,损了一口鲜。

虎大王组上响当当的屠夫,瘦,嗓门亮,手脚狠,每到过年前几天,需排班,四十几户人家,二三十头猪,都等着老斗古收拾拿下。

一旦讲定时间,老斗古交代主家屋里女人,头天晚上停止喂食,顶多打发一盒洗锅水,便于清肠。“二师兄”也是命苦的种,自出生那天起,一眼望得见年尾末日,连最后一顿猪草,都被取消,或许是早已知晓命运长短,所以有生之时,从不嫌弃弄红薯藤、豆腐渣、水浮莲、烂菜叶的粗粒,吃好睡好,拒绝焦虑,你减肥它增重,以白富美姿态走到底。

尖刀、铁钩、砍刀,是老斗古的三件套,用一块油膩包菜的粗麻布裹着。老斗古踏着长筒雨鞋,咚咚咚从身边走过,一股猪骚味弥漫开来,屁股后面跟着一条吃百家内的狮毛狗,人要干活,狗只管围观,边角余料,碎骨下水,生熟通吃,所以,狗比人还壮实溜光。

要捉住一头两三百斤的肥猪,是力气活,亦是技术活。老斗古钩猪头,另需3个大汉配合,一人捉猪尾巴,使之失去重心,两人居中抬杠,上案板。别以为猪很笨,你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,食其肉,它岂能甘愿下锅上碗,化作灶头腊肉、竹篙香肠、火锅主料,除了嗷嗷叫器,定当本能地拼死反击,极端的,还会上演漫山遍野追猪跑,甚至上猪上树的大戏。老斗古先有交代,抬杠的扁担,得用光面使力,免得划出红印,使猪肉失去看相。网络上喊得热乎的控猪一说,其实不能随便下手使蛮劲的,得按其腰背肥膘,切忌想当然按猪脚,以免被踢个四仰八叉。

位置选在堂屋中央,主人早早地打扫,腾空,点香,几张高脚凳,一张门板,拼接成案台,气氛庄重。老斗古行事有讲究,挥刀朝天举三下,嘴里念念有词,祈愿压惊。主人家烧纸,放鞭炮,以示对生灵的敬畏,对丰收的庆贺,对上苍赐福的感恩,也有祭祀先祖告慰神灵的含义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旧事

猪事乐

谭圣林

离过年还有一个来月,不少发烧友已按捺不住吆喝杀年猪,摆弄猪宴,这有点某些跟凤族,在元旦前个把星期加急推出新年献词,略显淡定不足,炒作有余。

老家农村杀年猪,至少要过完小年,多数人家是过年前一两三天,才会磨刀霍霍伺候“二师兄”。这与早些年的境况有关,那时农村家庭没得冰箱,倘若活猪早早宰杀分割成块,只能搬几把大颗粒砂盐,放在缸里腌着,待到过年团圆饭和正月待客,损了一口鲜。

老斗古是组上响当当的屠夫,瘦,嗓门亮,手脚狠,每到过年前几天,需排班,四十几户人家,二三十头猪,都等着老斗古收拾拿下。

一旦讲定时间,老斗古交代主家屋里女人,头天晚上停止喂食,顶多打发一盒洗锅水,便于清肠。“二师兄”也是命苦的种,自出生那天起,一眼望得见年尾末日,连最后一顿猪草,都被取消,或许是早已知晓命运长短,所以有生之时,从不嫌弃弄红薯藤、豆腐渣、水浮莲、烂菜叶的粗粒,吃好睡好,拒绝焦虑,你减肥它增重,以白富美姿态走到底。

尖刀、铁钩、砍刀,是老斗古的三件套,用一块油膩包菜的粗麻布裹着。老斗古踏着长筒雨鞋,咚咚咚从身边走过,一股猪骚味弥漫开来,屁股后面跟着一条吃百家内的狮毛狗,人要干活,狗只管围观,边角余料,碎骨下水,生熟通吃,所以,狗比人还壮实溜光。

要捉住一头两三百斤的肥猪,是力气活,亦是技术活。老斗古钩猪头,另需3个大汉配合,一人捉猪尾巴,使之失去重心,两人居中抬杠,上案板。别以为猪很笨,你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,食其肉,它岂能甘愿下锅上碗,化作灶头腊肉、竹篙香肠、火锅主料,除了嗷嗷叫器,定当本能地拼死反击,极端的,还会上演漫山遍野追猪跑,甚至上猪上树的大戏。老斗古先有交代,抬杠的扁担,得用光面使力,免得划出红印,使猪肉失去看相。网络上喊得热乎的控猪一说,其实不能随便下手使蛮劲的,得按其腰背肥膘,切忌想当然按猪脚,以免被踢个四仰八叉。

位置选在堂屋中央,主人早早地打扫,腾空,点香,几张高脚凳,一张门板,拼接成案台,气氛庄重。老斗古行事有讲究,挥刀朝天举三下,嘴里念念有词,祈愿压惊。主人家烧纸,放鞭炮,以示对生灵的敬畏,对丰收的庆贺,对上苍赐福的感恩,也有祭祀先祖告慰神灵的含义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

男人们抽着烟、忙着活,夹带些糗事乐事,间或呶口茶。